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十五目次

經濟

漢

丞相長史朱翁子買臣　尚書魏少英朗

大司農朱公偉儁　陳留相駱孝遠俊

三國吳

武陵太守鍾離子幹牧子附　安南將軍陸敬宗胤子式附

晉

衛將軍虞思奥潭　散騎常侍孔君平坦祖冲父侃附

宋齊梁陳

散騎常侍孔休文奐 子紹忠附

隋

治書侍御史陸仲通知命

唐

容州刺史鄺文才 孫乾曜四世孫玄附　監察御史褚伯玉璆

宋一

樞密副使孫元規　龍圖閣學士滕達道元發

龍圖閣學士顧子敦臨　集賢殿修撰唐士宣義問

龍圖閣學士陸介夫詵　安撫使姚廷輝舜明 子宏附

龍圖閣學士盧仲甫秉　光祿少卿沈存中括

龍圖閣學士毛正仲漸　秘閣修撰陳季任桷 孫晛附

資政殿學士管元善師仁　龍圖閣學士錢中道郎

徽猷閣待制盧行之知原 弟法原附

資政殿學士詹世安度

寶文閣學士梁仲謨汝嘉 子叔玠季珌 孫鑰附

龍圖閣直學士宗汝霖澤 子穎附

布衣倪文舉朴

兩浙名賢錄卷十五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五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大易馮洪業茂遠氏閱

經濟

漢 共四人

丞相長史朱翁子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會稽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家產常賣薪給食負薪行輒讀書歌謳之其妻負戴相從數止買臣毋謳歌道中買臣愈疾歌妻羞之遂求去已而買臣

請長安上書是時同邑嚴助已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楚辭帝甚悅之亦拜爲中大夫與助俱侍中俾難詘丞相弘時東粤數反覆買臣上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南徙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乃拜爲會稽太守上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舡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軍到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食及拜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

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買臣入室中守
邸與共食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
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
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內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
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庭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
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遂乘傳去入吳界見其故妻
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去妻到太守舍置
園中給食之妻媿自經死買臣居郡歲餘將兵擊破東
粵帝壯其功徵為主爵都尉坐事免復起為丞相長史

與御史大夫湯有隙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歸

葬故里其子山拊官至右扶風

尚書魏少英朗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仇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爲相國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會九眞賊起乃共薦朗爲九眞都尉到官獎厲吏兵討破羣賊斬

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尚書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為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為尚書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情容後賓或尋謗以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著書數篇號魏子

大司農朱公偉傳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販繒為業儁以孝養著名為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重之本縣長山陽度尚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儁為

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舉罪應棄市儁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後太守徐珪舉儁孝廉再遷蘭陵令政有異能爲東海相所表會交阯部羣賊並起牧守輭弱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邑即拜儁交阯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七

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以萬計旬月盡定以殊
封都亭侯徵爲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儁有才
略拜爲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
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時
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衆數萬殺郡守褚貢
屯宛下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衆浸盛
遂十餘萬據宛城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
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司空
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

克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
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儁因急擊
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
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
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
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聽之儁曰兵有形
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
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
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

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餘衆解散遣使者持節拜儁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以爲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唐侯母喪起復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等賊大者二三萬小者六

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趫捷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已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儁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後拜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時董卓擅政以儁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儁輒止之卓雖惡儁與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爲已副使者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

從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事非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儁曰相國董卓具爲臣說所以知耳使者不能屈由是止不爲副卓後入關留儁守洛陽而儁與山東諸將通謀爲內應既而懼爲卓所襲乃棄官奔荊州後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稍有所給謙乃上儁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內拒儁儁自知兵寡不敵留關下不復前已而董卓被

誅傕汜作亂儁時猶在中牟陶謙以儁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諸豪傑共推儁為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會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儁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詔乎且傕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勢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間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傕徵復為太僕謙等遂罷初平四年代周忠為太尉錄尚書事復行驃騎將軍事持節鎮關東未發會李傕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傕相攻長安中亂故

儁止不出留拜大司農獻帝詔儁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譬郭汜令與傕和汜不肯遂留質儁等儁素剛即日發病卒

陳留相駱孝遠俊

駱俊字孝遠義烏人察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留相時袁術僭號盜起俊保疆境賊不敢犯百姓安業歲入豐盈京坻儲比天下時方糜沸百姓如在水火中陳留獨不受兵燹飢荒之苦隣郡餓者多襁負而至俊傾資賑贍多所全活民育子者厚遺米肉所生子多以駱爲名

後術衆飢遣使求糧復曰肅爲盜則可吾以糧齎盜則不可拒絕不與術大怒密起兵襲下陳留遂被殺百姓聞之皆奔走號泣子褫仕吳爲偏將軍封新陽亭侯自有傳

三國吳共四人

武陵太守鍾離子幹牧 子禕附

鍾離牧字子幹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

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繫民民慙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傍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時高涼賊率仍弩等破略百姓殘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縣賊率曾夏等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繒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

得牧遣使慰譬登皆首服自改爲良民始興太守羊衜
與太常滕胤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近見其在
南海恩威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
見貴如此在郡四年還爲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
會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爲監軍使者討
平之賊率黃亂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
拜越騎校尉永安六年蜀并於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
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爲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
之郡魏遣漢髮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

遷陵界屯於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
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
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
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
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
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勅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
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
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旣無往日
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

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節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陽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子禕嗣代領兵

安南將軍陸敬宗胤 子式附

陸胤字敬宗左丞相凱之弟也始為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構胤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

後爲衡陽督軍都尉時交趾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
騷動拜衡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衡入南界喻以恩信務
崇招納高凉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
而南重宣至誠遣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
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
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克軍用永安元年
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衡
曰衡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歷選曹遺跡可紀還在交
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

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
亂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
臨海海流秋鹹亂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横被化感人
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部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
戀土負老携幼甘心景從衆無携貳不煩兵衛自諸將
合衆皆胥之以威未有如亂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
十有餘年賓齋珠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紛黛附珠之妾
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
肱王室以贊弋　洪康哉之頌江邉任輕不盡其才虎林

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咸熙矣佩卒子式嗣爲柴桑督揚武將軍天策二年與從兄禕俱從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如故晉

共四人

衛將軍虞思奧潭 父忠附

虞潭字思奧吳騎都尉翻之孫父忠仕宜都太守吳之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潭清貞有操州辟從事舉秀才大司馬齊王冏請爲祭酒除祁鄉令徙醴陵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之潭獨起兵斬昌别率鄧穆等襄陽太守

華恢上潭領建平太守以疾固辭遂周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亭侯陳敏反潭東下討敏弟讃於江州廣州刺史王矩上潭領廬陵太守綏撫荒餘咸得其所尋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尋被元帝檄使討江州刺史華軼潭至廬陵會軼已平而湘州賊杜弢猶盛江州刺史衛展上潭并領安成太守時甘卓屯宜陽爲弢所逼潭進軍救卓卓上潭領長沙太守固辭不就王敦叛潭爲湘東太守復以疾辭弢平復元帝召補丞相軍咨祭酒轉琅琊國中尉以疾告歸會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於

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兵衆以萬數自假
明威將軍乃進赴國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爲冠軍將
軍領會稽內史潭即受命義旅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
梁衆咸懼潭曰舉大義而剛鷙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
長史孔坦追躡克潭次於西陵爲坦後繼會克已擒罷
兵徵拜尚書尋補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成帝即位出
爲吳興太守加輔國將軍以討克功進爵零陵縣侯蘇
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會王師敗
績大駕逼遷潭勢弱不能獨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舉

會陶侃等下潭與郗鑒王舒協同義舉侃等假潭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潭率衆與諸軍并勢東西犄角遣督護沈尹距管商於吳縣爲商所敗潭自貶還節尋峻平以母老去官還餘姚詔轉鎮國將軍吳國內史復徙會稽內史未發復還吳郡以前後功進爵武昌縣侯邑一千六百戶是時軍荒之後百姓飢饉死亡塗地潭乃表出倉米賑救之又修滬瀆壘以防海抄百姓賴之咸康中進衛將軍潭貌雖和弱而內堅明有膽決雖屢統軍旅而功有傾敗母憂服闋以侍中衛將軍徵既至拜右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年九十七卒於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侍中如故諡曰孝烈孫嘯父從子嶷自有傳

散騎常侍孔君平坦 祖冲父侃附

孔坦字君平祖冲丹陽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令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凶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賊何妨一郡之

賢又問奸臣賊子弒君汚官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時與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遂弃官歸會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請爲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爲臺中之敬憚尋屬蘇峻反坦與司徒司馬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

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爲脫峻徑來是襲朝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熟取鹽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睹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爲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郗鑒鎮

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以爲本不應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坦固爭甚切始令鑒還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又令驍將李閎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勢遂分卒如坦計峻平以坦爲吳興太守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臨之乃遷吳興內史封晉陵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飢運家米以賑窮乏百姓賴之坐事免尋拜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及帝既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爲己憂嘗從容言於

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傅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爲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耶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縣縣奄忽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叙即命多恨耳足下以元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榱桷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叙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

咏咏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彼卒年五十一追贈光祿勳謚曰簡

宋齊梁陳共二人

散騎常侍孔休文奐 子紹忠附

孔奐字休文山陰人數歲而孤爲叔父虞孫所養好學善屬文沛國劉顯以博學稱每爲相歎美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媿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仕梁爲尚書儀曹侍郎侯景陷建業朝士並被拘縶或薦奐於賊率侯子鑒乃脫桎梏厚遇

之令掌書記時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奐獨無所下或諫奐曰不宜高抗奐曰吾性命有在豈有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奐保持得全者甚衆及景平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爲左曹掾梁元帝於荆州即位徵奐及沈炯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勅報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爲朝廷所重如此時侯景初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奐博物彊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牋書表翰皆出於奐陳武帝作相除司徒左長史遷給事黄門侍郎尋遷東方

老蕭軌來寇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都下乃除奐建康令武帝剋日決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盡棄其餘因此決戰大破賊武帝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三年出守晉陵晉陵自宋齊以來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騎臨任所得秩俸隨在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而難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

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文帝即位徵爲御史中丞奐

性剛直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又達於政體每所奏

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咨決遷散騎常侍領步兵

校尉中書舍人尋爲五兵尚書時文帝不豫臺閣衆事

並令僕射到仲舉與奐共決文帝嘗謂奐等曰今三方

鼎峙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

意奐乃流涕歔欷跪而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

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廢立之事臣不敢聞帝曰

古之遺直今見之卿乃拜奐爲太子詹事廢帝即位除

國子祭酒出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宣帝即位拜吏
部尚書加侍中時有事北邊剋復淮泗封賞叙爵紛
重疊奐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甄別人物詳練胄胤
凡所甄拔衣冠縉紳莫不悅服性耿介絶請託雖儲副
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始興王叔陵之在
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奐曰袞章本以德舉未必皇
枝因抗言於宣帝帝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爲公須
在鄱陽王後奐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
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奐奐曰江有

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
以爲恨乃自言於宣帝卒以總爲詹事由是忤旨初後
主欲官其私寵徵諷於與與不從及左僕射陸繕遷職
宣帝欲用與代繕巳草詔訖後主抑遏不行未幾改弘
範宮衛尉卒年七十五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紹忠
字孝揚亦有才學位太子洗馬鄱陽東曹掾

隋凡一人

治書侍御史陸仲通知命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侍知命

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釋褐陳始興王行參軍後歷太學博士南獄正及陳滅歸於家會高智慧等作亂於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者知命說下賊十七城得其渠帥陳正緒蕭思行等三百餘人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為汧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勸高祖都洛陽因上太平頌以諷焉文多不載數年不得調詣朝廷上表請使高麗臣聞聖人當扆物色錮蒐仄夫奔踶或陳狂瞽伏願暫輟旒纊覽臣

所謂昔軒轅馭曆既綏夙沙之誅虞舜握圖猶稽有苗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底定唯高麗小豎狼顧燕垂王度含弘毋懷遵養者良由惡殺好生欲諭之以德也臣請以一節宣示王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治書侍御史俶然正色爲百僚所憚帝甚敬之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劾奏暕竟得罪百僚震慄遼東之役爲東暆道受降卒於師年六十七贈御史大夫

唐 共四人

容州刺史厲文才 孫乾曜四世孫玄附

厲文才東陽人貞觀初爲道州刺史是時南土未靖荔浦之寇猖獗屠斫人民焚燒城邑一方震動文才臨郡朞月誅捕會斬羣盜悉平咸愛被於遠邇改容州刺史容人聞之鼓舞懽呼曰厲道州來吾屬得恃矣文才下車悉心撫字不朞年而痌瘝生色赫衣革心夜無吠犬民皆稱之曰厲父未幾辭歸鄉里好山水之遊卒孫乾曜尚簡介亂風烈四世孫玄舉進士歷官監察御史

監察御史褚伯玉璆

褚璆字伯玉錢唐人尚書僕射遂良之曾孫也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裏行彈筆柱下凜然有搏擊鷹鸇之志權貴爲之脅息先天中突厥圍北庭詔璆持節監總督諸將璆指授方略一戰大破之追奔逐北數十里斬獲過當捷聞玄宗大喜遷侍御史拜禮部員外郎氣象凝挺不減在臺

宋一 共二十三人

樞密副使孫元規沔

孫沔字元規會稽人中進士第補趙州司理參軍跌宕自放不守士節然材猛過人後以秘書丞爲監察御史裏行言事切直黜知衡山縣道上書言時事再貶永州監酒稅知處州復爲監察御史再知楚州所在皆著能績召爲右正言論事益有直名時宰相呂夷簡求罷仁宗優詔弗許沔奏陛下自召夷簡還之大名入秉朝政於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殲貨勃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嗟怨隆盛之基忽

至於此比契丹復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太平若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爲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謇切居兩月以禮部郎中爲環慶路都總管安撫經略使知慶州元昊死諸將欲乘其隙大舉滅之沔曰乘危伐喪非中國體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估高軍士有詐優人因

戲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會斬之將佐爭言此特戲爾不足深罪也沔徐呼還杖脊配嶺南謂之曰汝賴戲我前卽私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超遷矣明日給特支士無敢譁者凡三知慶州邊人服其能遷樞密直學士會京東多盜乃出知徐州明購賞嚴誅罰盜遂止徙知秦州時儂智高反沔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也明日官軍以敗聞帝謂沔有先見以沔爲廣南路安撫使以便宜從事沔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八

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折之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捐期滅賊非可以僥倖勝乃欲示鎮靜邪夫實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北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宴犒賊疑不敢北侵會遣狄青爲宣撫使與青會青與智高戰歸仁鋪智高敗走青還沔留治後事遷給事中及還帝問勞解御帶賜之以知杭州至南京召爲樞密副使契丹使請觀太廟樂沔折之曰廟樂皆歌咏祖宗功德使人如能留助吾祭

乃可觀使者不敢復請張貴妃薨追冊為皇后命沔讀
冊故事正后翰林學士讀冊沔既陳不可用宰相護葬
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否
可遂求罷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又徙并州已而諫
官奏沔諸淫縱不法事按驗有跡責寧國節度副使會
覃恩以禮部侍郎致仕英宗即位遷戶部帝與執政議
守邊者難其人參知政事歐陽脩奏孫沔向守環慶養
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最著今雖七十心力不衰向聞
曾以罪廢然宜棄瑕使過遂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中

又徙知延慶道卒年七十一贈兵部尚書諡成敏

龍圖閣學士滕達道元發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爲名而更字達道發之東陽人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墮其室性豪儁慷慨不拘小節九歲能賦詩范仲淹見而奇之舉進士第二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沔守杭見而異之曰奇才也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略召試爲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神宗即位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耳

神宗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神宗以爲名言進知諫院拜御史中丞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俱出剽掠夏人誘殺將官楊定元發上疏極言諒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敝必爲內憂又中書樞密制邊事多不合中書賞戰功而樞密降約束樞密詰修堡而中書降褒詔元發言戰守大事也而異同如是願勅二府同而後下京師地震元發上疏指陳致災

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神宗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
遣河北地大震命元發爲安撫使時城舍多圮吏民懼
壓皆露寢茇舍元發獨寢屋下曰屋摧民死吾當以身
同之瘞死食飢比道遂安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夏國
主秉常被篡元發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
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
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
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此
百年之計也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元發在神宗前論

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神宗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皆問之元發隨事解答不少嫌隱時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元發有言神宗信之也因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徙定州初入郡即言新法之害歷青州應天府齊鄧二州會婦黨李逢爲逆或因以擠之黜爲池州流落且十歲再貶筠州或以爲復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遂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神宗覽之惻然即以爲湖州哲宗即位除

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時淮南京東饑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爲癘疫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爲廨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徙真定又徙太原元發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河東十二將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番休元發至之八月邊遽來告請八將皆防秋元發曰夏若併兵犯我雖八將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防將懼

扣閤門爭之元發指其頭曰吾已舍此矣頭可斷兵不可出是歲塞上無風塵詔以四砦賜夏人葭蘆在河東元發請先畫境而後棄且曰取城易棄城難命部將砦虎領兵護邊夏不敢近夏既得砦又欲以綏德城爲說畫境出二十里外元發曰是一舉而失百里必不可九上章爭之以老力求淮南乃爲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章敏

龍圖閣學士顧子敦臨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通經學長於訓詁皇祐中舉說書

科爲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神宗以臨嘗論兵詔編武經要略且召臨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爲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出權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戾執政意罷歸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臨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於是翰林學士蘇軾等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回撓自處東省封駁議論凜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忽去朝廷衆所嗟惜宜留置左右以補缺遺別遣深知河事者往使河北不報臨至

部請因河勢回使東流復以給事中召遷歷刑兵吏三部侍郎兼侍讀為翰林學士紹定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河南府中人梁惟簡坐嘗事宜仁太后得罪過洛轉運使郭茂恂徇時宰意劾臨與之宴集奪職知欽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居住卒年七十二

集賢殿修撰唐士宜義問

唐義問字士宜參知政事介之次子博學善文詞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秘閣父介引嫌罷之熙寧中辟西京轉運司管勾文字神宗覽本道章奏知義問所為以

其名訪輔臣因黄好謙領使事諭之曰唐義問風力强敏行且用矣可面詔之尋以爲司農管當公事方行手實法所在騷然義問言今造簿甫二歲民不堪命不宜復收會從曾孝寛使河東還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笏帝取而熟視之歷舉以問應折如流帝喜曰朕知卿非今日也擢湖南轉運判官一路數免役錢又分戸五等儲其羨爲別賦號家力錢義問奏除之移使京西轉陝西大舉兵多亡卒所至成聚義問請令諸官自陳給券續食人以爲便會有不悅之者免歸元豐中起知齊州提

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屬邑尉因捕盜誤遺火、盜逸去、民家被焚、訟尉故縱火、郡守執尉抑使服、義問辨出之、方旱而雨、進集賢殿修撰、帥荊南、請廢渠陽諸砦壘、楊晟秀斷之以叛、即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後砦爲州、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章惇秉政、治弃渠陽罪、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穎昌府、卒、

龍圖閣直學士陸介夫詵

陸詵、字介夫、餘杭人、進士起家、簽書北京判官、貝州亂、輸率不乏、加集賢校理、通判秦州、范祥城古渭、詵主餽

餉具言非中國所恃而勞師屯戍且生事既而諸羌果怒爭塞下大擾經二歲乃定進吏部南曹提點開封縣鎮威平龍騎軍皆故羣盜牢廩不時得欲譟給官還營不自安大校柴元竊使亂詔誅往視許元以不死命取始禍者自贖衆皆帖然徙湖南北轉運使進集賢殿修譔知桂州奏言邕去桂十八驛異時經畧使未嘗行飭武備臣願得一往使羣蠻知省大將號令因以聲震南交詔可詵遂至邕州集左右江四十五峒首詣麾下閱簡工丁五萬補置將吏更鑄印給之軍聲益張交人滋

益恭遣使入貢召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命張田代之英宗戒以毋得輒改詭法道除知延州徙入覲帝勞之曰卿在嶺外施設無不當者鄜延最當敵要今當何先對曰邊事難以逾度未審陛下欲安靜耶將威之耶帝曰大抵邊陲當安靜昨王素爲朕言唯朝廷與帥臣意如此至如諸將無不貪功生事者卿謂何如說曰素言是也諒祚寇慶州以敗還聲言益發人騎且出嫚辭復攻圍大順城說謂由積習致然不稍加折詰則國威不立乃留止請時服使者及歲賜而移宥州問故帝喜曰

固知詵能辨此詠詐聞之大沮盤旋不敢入乃報言遼
吏懼興兵今誅之矣始因詵謝罪共貢職銀州監軍崔
名山與其國隙却青澗城主种諤求內附諤以狀聞遂
欲因取河南地詵曰數萬之衆納土容可受兵但以衆
足情僞才可知且安所置之戒諤毋妄動諤恃之力詔
召諤問狀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詵言名山誠能據橫
山以扞敵我以刺史世封之便自爲守固爲中國之利
今無益我而輕啓西隙非計也乃畫三策令幕府張穆
之入奏而穆之陰受向指譏言必可成神宗意詵不協

力徒知秦鳳諤遂發兵取綏州誠欲理訴不稟節制之狀未及而徒誠馳見帝請弃綏州而上諤罪帝愈不懌罷知晉州既諤抵罪徇與稷之皆坐貶以誠知眞定改龍圖閣學士知成都青苗法出誠言蜀民刀耕火種民常不足今省稅科折已重其民輕侈不爲儲積偶歲儉不能償逋通賸之死地願罷四路使者詔獨置成都府一路熙寧三年卒年五十九

安撫使姚廷輝舜明子宏附

姚舜明字廷輝嵊人舉進士累官河東經略安撫使宣

和初睦寇連陷杭處等六州時舜明知婺州方之任城已被圍遂招集士卒突圍入城引兵出戰賊衆奔潰時賊將洪載據處州復討降其衆四十餘萬欽宗即位遷監察御史僞楚之變舜明挺節不汚高宗時除知江州劇賊李成擁衆至城下接戰又平之人謂舜明藐然孤壘制賊横潰使不轉入東南其功居多累階中大夫文安縣開國男贈太師所著有詩文十卷奏章三卷補楚辭一卷子宏寬憲寬憲自有傳宏字令聲少有才名呂頤浩薦爲删定官調江山令適歳旱有巡檢自言能以

法致雷雨試之果驗民告妖術秦檜以私憾下大理竟死獄中

龍圖閣直學士盧仲甫秉

盧秉字仲甫光祿卿革之子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耳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比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曰吾子必爲佳器中進士甲科調吉州推官青州掌書記知開封府倉曹參軍浮沉州縣二十年人無知者王安石方置條例司預選奉使淮浙治

鹽法與薛向究索利病出本錢葉鹽海之民戒不得私鬻還奏遂爲定制進制置發運副使東南飢詔損上供米價以糶秉言價雖賤貧者終艱得錢請但價糶本麤以其餘賑贍先是發運使多獻餘羨以希恩寵秉言賸在董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安得羨今稱羨者率正數也請自是罷獻獨以七十萬緡償三司逋加集賢殿修撰知渭州五路大出兵西討惟涇原有功進寶文閣待制夏境胡盧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秉遣將姚麟彭孫襲擊之俘斬萬計遷龍圖閣直學士夏酋仁多

鬼丁舉國入寇犯熙河定西城秉治兵羌亭分兩將駐
靜邊砦揣夏人來路曰吾遲明坐待捷報矣及明果至
見宋師驚曰天降也縱擊之背奔潰或言鬼丁已溺
議其衣服者諸將請以聞秉曰幕府上功患不實奇數
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鬼丁果死詔褒賜馬服金
幣且使上所獲器甲秉守邊久父華年老乞歸移知潮
州行三月復召還渭慰籍優渥華薨闕亦以義止其議已
而華疾亟乃得歸元祐元年知荊南劉安世論其行塩
法虐民降待制提舉洞霄宮卒

光祿寺少卿沈存中括

沈括字存中遘之從弟初以父任爲沭陽簿疏沭水爲百渠九堰以播節源委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第歷遷太子中允提舉司天監日官多市井庸販法象圖器大抵皆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擬衛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技爲五科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擾爲憂又市易司患蜀鹽之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輦解池鹽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帝以問括曰卿知精車乎曰

知之、帝曰、何如、對曰、驟問欲何用、帝曰、北邊探騎取勝
非車不足以當之、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
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
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
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鹽事、對
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忠萬
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
恐得不足償費、帝頷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兼通
進銀臺司、遼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

得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召對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圖示禧禧議始屈括至契丹庭契丹相楊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弃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

易迂直風俗之淳龐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爲蔡確所惡以集賢院學士出知宣州改延州至鎮悉以别賜錢爲酒命屋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激執弓傅矢惟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人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勑書而矯制賜緡錢數萬以驛聞詔報

之曰、此右府須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援軍收、自是當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蕃漢將士、自是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謂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二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得奔者數十人、佯問曰、副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斬以徇、坐永樂之失、謫均州團練使、徙秀州、尋以光祿少卿、分司居閒、卒年六十五、括博學善屬文、於天

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論著又紀平日與賓客言者爲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耆舊出處傳於世

直龍圖閣毛正仲漸

毛漸字正仲衢之江山人第進士知寧鄉縣熙寧經理五溪漸條利害以上察訪使使者委以區畫遂建新化安化二縣漸用是得著作佐郎知安化縣召爲司農丞元祐初知高郵軍遷廣東轉運判官渠陽蠻擾邊近臣言漸習知蠻事徙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將朝廷議棄地

漸曰蠻猺畔服不常非務威以兵未易懷德予一犯邊即弃地非計也不報潯陽既弃蠻復大入抄掠覆官軍荆土爲大擾歷提點江西刑獄江東兩浙轉運副使漸部水溢詔賜緡錢二百萬以賑之漸言數州被害郡損二百萬倘仍歲如之將何以繼乃案錢氏有國時故事起長安堰至鹽官徹清水浦入於海開無錫蓮蓉河武進廟堂港常熟疏瀝梅里入大江又開崑山七耳茜涇下張諸浦東北道吳江開大盈顧滙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自是水不爲患加集賢校理入爲吏部南司

郎中以祕閣校理爲陝西轉運使攝渭帥蔡挺至州乘幾

復攝帥歷原日夜治兵乘夏人犯邊遣將擣其虛遂破

沒烟砦進直龍圖閣知渭州命下卒年五十九贈龍圖

閣待制

祕閣修譔陳季任循　孫覘附

陳循字季任平陽人自幼莊重以上舍貢辟雍政和殿

對第三人授文林郎冀州兵曹改太學正遷博士歷祕

書著作郎出爲福建提刑防秋卒以糧不滿望殺帥臣

柳廷俊變生倉卒吏民奔潰闔城震駭循單騎入亂軍

中諭以禍福賊氣沮不敢動第遣榜奏帥臣自變前叛
將有彈壓功乃肯解甲榜諭從其請間道馳奏以前奏
不實待罪朝廷嘉其知變釋之叛兵旣調行乃道中追
殺二十餘人一方以安改浙西提刑召爲起居舍人出
知泉州改台州未上除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坐議大
禮不合與吳表臣俱罷未幾除京西帥殄均房叛卒加
秘閣修撰徙廣東帥卒於官贈中奉大夫孫睨字來東
以祖蔭授浙東幹辦中宏詞科知全州以最除禮部郎
秘書少監兼中書舍人坐不肯草藩思且節度使制忤

權臣免明年起知廣州修城濬濠置勇敢軍以壯聲勢洞寇不敢作徙知泉州召爲兵部侍郎未至卒贈太保資政殿學士管元善師仁

管師仁字元善龍泉人中進士第通判澧州知建昌軍善政擢右正言左司諫時河北瀕棣諸州歲被水患民流未復租賦故在師仁請悉蠲減以殺徐之一方賴其賜遷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工部侍郎進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時承平百餘年邊備不整而遼橫使再至爲西人請侵疆朝廷郡師仁設備至則下令

墳陴浚湟。䊸繹甲胄條吏𢥞不知所裁。師仁預為計度。一日而畢。衆十萬轉盻迄成。外間無知者。於是月與賓客燕集以示閒暇。使敵不疑。帝手書詔獎激召為吏部尚書。俄同知樞密院。才兩月病。拜資政殿學士。佑神觀使。卒年六十五。贈正奉大夫。

龍圖閣學士錢中道郎

錢即字中道。吳越王諸孫也。第進士。為睦州推官。部使者有獄在衢。唊即以薦牘使往治。即曰。吾寧老冗選中。豈忍以數十人易一薦乎。至則平反之。辟鄜延幕府。歷

陝西轉運判官王師復銀州轉餉最艱宗召對問曰靈武可取乎對曰夏人去來飄忽不能持久是其所短然其民皆兵君不糜飲食動不勤轉餉願勅邊臣先爲不可勝以待虜釁可得志帝曰大砦泉可取否對曰是所謂瀚海也臣聞其地皆舄鹵無水泉或以飲馬口鼻皆裂正得之無所用帝然之除直龍圖閣知慶州至鎮築安邊城歸德堡包地萬頃縱斷其中歲得粟數十萬徙知延安府加集賢殿修撰進顯謨閣直學士在延五年童貫宣撫陝西得便宜行事時長安百物踴貴錢幣益

輕貫欲力平之。詩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違者重寘於法。民至罷市，又行均糴法，賤入民粟，而高金帛估以償，下至蕃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關內騷然，幾於生變。郎屢抗章極陳其害，貶永州團練副使。然糴害亦寢，數月，還待制，知興仁府，徙太原，以童貫宣撫本道，辭不許。居二年，以疾提舉洞霄宮，復直學士。胜寇作，起知宣州，郎自力上道，至則悉意應軍須，貫上其功，進龍圖閣學士。貫遂引爲河北河東參謀，以老固辭，乃轉正奉大夫致仕，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定。

徽猷閣待制盧行之知原 弟法原附

盧知原字行之湖州德清人以父任知歙縣累遷梓州路轉運副使時承平既久戍備皆弛知原招補兵籍繫城亙二十餘里提點京東刑獄改江西轉運副使過闕入奏徽宗勉之曰卿在蜀道功效甚休遂賜三品服先是綱運阻於重江吏卒並緣爲姦知原悉意經理故先諸道上京師進一官尋除秘閣修撰提舉河北以論罷高宗卽位復龍圖閣知溫州時葉濃陷建州揚言陷處州知原繕甲兵增城濠遏羣勢隱然帝東幸知原由海

道轉粟及金糴十餘萬擢右文殿修撰管內安撫使在郡四年民繪像祠之改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奉祠卒弟法原字立之自知雍丘縣歷遷司農卿爲吏部尚書以官秩次第履歷總爲一書功過殿最開卷瞭然吏不能欺坐王黼累罷紹興元年張浚承旨起知夔州兼進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金人攻關輔叛將史斌陷興州諸郡多應者法原命諸將堅壁言戰者斬衆以爲怯未幾河東經制使王𤫊以乏食班師法原開關納之與𤫊同破斌後興州方巨盜克斥秦隴叛兵欲窺蜀法

原極意拊循屢爲備禦傳檄諭路人心稍安視師川陝
置分地置將自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通州文龍
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前後屢捷上所倚重會兀朮
攻關爲吳玠所敗法原與吳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揆劇
不濟師不愧權不銓錄立功將士帝手詔詰問法原自
辯甚力上頗不直之憂恚卒於軍妬法原爲川陝宣撫
使上從容謂知原曰朕方以川陝付法原豈兄弟皆以
材見稱於世故並用之也

資政殿大學士詹世安度

詹度字世安縉雲人翰林學士騤之孫以世賞入官宣和中爲燕山路安撫使奏郭藥師不可信任改帥中山兵精糧足戰守有餘暇則繕樓櫓治器械月引士卒挽石超距以爲戲或蹲甲以射試其巧拙而殿最之士卒皆拳勇趫捷無不一當百賊或一踐其地皆應機摧破屹然爲北方雄障欽宗御書奬之曰爾秉節不移毅然固守能出奇策屢挫賊鋒昔張許之守睢陽二顏之守河朔不足爲卿道除資政殿大學士封信國公藥師果叛如度言

寶文閣學士梁仲謀汝嘉　子叔玠季珌録附

梁汝嘉字仲謀麗水人以外祖太宰何執中任入官調中山府司議曹事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時金人入浙高宗南渡至常州守倅俱遁獨汝嘉濟變防守就除通判提舉浙西常平會駐蹕臨安由轉運判官知臨安府上而宮闈次而三省六部百司庶府以至廨廬千列一時薪集遂成雄都御札褒美遷戶部侍郎務將建康除隨軍轉運使扈駕以行歷守平江明溫台婺宣鼎諸郡皆有能聲初言金人難與和親及東京留守孟庾不可

任、因忤執政意、進權戶部尚書、而諷言者彈之、未幾金果背約、孟庚卒、以東京降、如其言、終寶文閣學士、右通議大夫致仕、追贈少師、縉雲郡公、家居、隣郡學、捐地基以創齋廬、初在戶部時、朝議以國用不足、欲拘刷郡縣養士餘糧、以助軍需、次嘉奏言、學校者、風化之源、不可一日廢也、昔漢光武中興、投戈講藝、今國家軍旅艱難、留神學校、甚盛德也、然學校之設、必有以爲養士之資、請申飭有司、凡贍學錢糧、不得輒更拘刷、上可其奏、子叔玠、知郴州、季珌、歷官江西提舉、終吏部侍郎、江西俗

多不舉子玭爲創慈幼院置田收養所至惜公帑不妄
廢作人外不名一錢行部恐擾州縣不宿驛邸常曰吾
以清白遺子孫丞相謝深甫稱之曰真廉吏也子鑰
朝散大夫知興國軍

龍圖閣學士宗汝霖澤 子穎附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
年進士第調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帥鄜延檄澤與邑令
視河埽檄至澤適喪子奉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
爾忘家者辟爲屬辭調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爲軍

不報澤曰承平時固無慮宅日有警當知吾言改通判登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此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奏使名不正請改計議衆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止不往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車就道從羸卒十餘人至則繕城壁濬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三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

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抑磁州城下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犒將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設兩翼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

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與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欽宗遣貴蠟書至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兵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二千騎往援金人果至又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

敗之澤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轉戰而東敵益生兵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一戰而卻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聞金人過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內累表勸進康王即位於南京澤入見涕泗

交頗陳與俀大計將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

之蕭解者是礪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結其民也臣雖駑
怯願躬冒矢石為諸將先澤時年已六十九矣開封尹
闕李綱薦澤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
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澤首
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
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
十萬車萬乘欲犯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
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
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

降將有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節等各擁衆數千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悉遣人悉招降之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曰是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至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爲可憑信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鼓勇思敵所偁之人出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致有前日之禍今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令延置別館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

乃親札諭澤覓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澤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矣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以爲陛下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

失所仰戴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略侵奪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叨富貴者為是乎獲罪戾者為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之言和議為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為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弃以遺敵人乎詔遣宮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

救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弃之非惟一臂之救瘳且并其腹心而弃之矣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爲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金將兀朮將渡河謀攻汴京諸將爭先請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步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竭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棊笑曰

何事張浚劉衍等在外必能禦賊乃選精騎數千使繞
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
金人果敗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步將李景良閻
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
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語之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
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
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
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
我受此上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

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脇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惋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略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飢餓困窮今河東不從賊自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

解縛坐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因是盡得敵之虛實遂決計大舉先是澤在磁以趙世龍爲中軍將澤去磁以州事付李侃及金人圍磁急世龍乃與郭進謀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知州事至是世龍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世龍入拜澤詰之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決今上下之分亦陷沒乎命斬之時衆兵露　於廷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至澤謂世興

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與欣然受命遂得州以歸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塹路以阻行人獲者人人過其壘海怒而斃之覘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獄即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見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於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爲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甚尊憚

之言必稱宗爺爺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澤選契丹漢兒自近諭以共滅金賊刷君父之耻即給資粮遣之賜以公憑俟官軍渡河爲信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爲公據付中國被虜河北之人澤謂人曰事可畢矣俟回鑾當以身先故請歸京尤力辛卯金人分道渡河部遣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閻勍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澤即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取懷衛濬相等州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陵寢馬廣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

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砦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兒亦必同心殲殄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携虜情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願陛下早下還京之詔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亟入不出澤歎曰吾志不得伸矣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皆為潛善等所抑因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

流涕諸將出澤數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連呼過河者三而卒都人號慟三學之士千餘人爲文以哭捷表猶贊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以爲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邪始澤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旅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尅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潁居戎幕素得士心澤薨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潁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充留守乃以潁爲判官充反

澤所爲頗失人心類屢爭之不從乃請稱疾歸自是羣

傑不爲用羣聚城下者復去爲盜而中原不守矣類官

終兵部郎中

布衣倪文卿朴

倪朴字文卿婺之浦江人少倜儻不羈喜辯論談兵恥爲

無用之學必欲見於事功紹興間廟堂謀遣將掃清河

洛喜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俟天誅此其時矣乃草書數

千言歷陳征討大計意氣沉雄言辭激烈有古作者風

上之當路不能用鄭伯熊聞之歎曰倪文卿胸中有數

萬甲兵用之可當一面廟堂不知推轂可謂無人朴志益慷慨不自禁以天下山川險阻戶口多寡用兵者所當知乃遍考羣書成輿地會元志四十卷又合古今夷夏繪爲一圖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城可守猶幸一用其能晚年雖知不用復著鑑撤錄五卷以痛國家禦侮用策之失惓惓猶前志也朴好使氣與人多不合年四十七尚未娶當時人亦鮮有知朴者獨永康陳同甫見輒稱之曰奇男子奇男子

岳鄂安撫使成白圭無玷

成無玷字白圭武康人登崇寧五年蔡嶷榜進士第調江山令時盜賊蠭起里中惡少年摽赤丸横行都市吏不敢誰何無玷廉其主名悉捕治之四野肅然夜無吠犬百姓稱爲神君宰相李綱薦其有文武材召對首陳興復大計除删定官紹興初金人犯順京師纂嚴呂頤浩以荆湖據長江上流非得長材爲馭不足以增天塹之險遂薦無玷除知鄂州兼岳鄂安撫使修築城壘教閱士伍皆用諸葛武侯遺法命軍士更番屯田積穀軍興不乏卽奏減民租十二軍民一心愛戴有所徵調令

下如風靡草高宗兩賜御札褒美當是時江南草創人心未固三方保障無玷之功居多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五終